



千岛湖畔追蜂人

5年跑了30万公里,从野外引回“中华蜂”200万只

为了拯救“中华蜂”和当地生态,当年的面包坊老板选择过另一种生活



为了追蜂

5年跑了30万公里

想得简单,做起来却很难。想要扩大蜂群,首先要找到蜂群。

李君竹的越野车出发了。他想知道哪里有野外蜂群,哪个蜂群的品质更好,哪些蜂群适合引下山培育。

“哪里有野蜂就往哪里去,水边、山上,到处都去。”李君竹说,他常常是一个人,准备好引蜂用的“蜂帽子”就行。如果找到蜂群,他要查看群落大小,查看蜂种的健康程度,然后判断引种可能……

这过程中吃过的苦就不说了,曾经遭受过的危险也不是能用一两句话说得清。“‘上山入地’总可能会发生意外,一不当心就可能很危险。”他不太愿意多谈自己曾在野外遭遇的危险,但有一组数据可以印证其中的艰难:在最近5年的时间里,他的越野车跑了大概30万公里,前后共从野外引回蜂群200群,约合200万只。

因为追蜂

他成为低收入户的“领头蜂”

“断断续续养了些日子,但很多技术还需要李君竹来帮忙。”徐绿生今年75岁,养蜂历史50多年,却是个“新手”。

徐绿生在20多岁的时候开始养蜂,但到了30多岁后就外出务工了。三四年前年纪大了,不能出远门了,他就决定在家里养蜂。“养育18群蜂一年总有三四千元收入。”他说家里的蜂蜜有很大一部分都送给了亲人朋友,吃不完的才让李君竹上门收。



像徐绿生这样的村民就是李君竹找到的最佳帮手。“一个人总是有限的,发动大家一起来才能真正壮大本地蜜蜂的族群。”于是他想到了发动村民——提供种蜂、提供技术、蜂蜜回收。

当年开始,他陆续在金峰乡政府的引导下发放种蜂796群——只要是低收入家庭都能免费领到种蜂,这些种蜂又通过育种、分箱先后变成了7000多群,淳安本地7个乡镇2000多户村民开始养“中华蜂”;送入外地的种蜂也发展成了3000余群。他俨然成为低收入户增收的“领头蜂”。

在他的努力下

“中华蜂”保护区终成立

“每一次送去种蜂,我都既高兴又担忧。”李君竹说,高兴是因为种群扩大,担忧是因为外地蜂农游放意蜂。“意大利蜂翅膀振动的频率与中华蜜蜂相似,中华蜜蜂会误认为它是雄蜂。事实上意蜂在进入中华蜂巢门后会杀死中华蜂蜂王,导致其他‘中华蜂’飞走。”

“2013年当地就曾提出过成立‘中华蜂’保护区的设想,因为有了李君竹的追蜂、试养、育种、分群,保护区才变成了可能。”金峰乡党委副书记吴新君说,李君竹是蜜蜂土专家,也是安上村的党支部书记,如何结合本地实际消薄增收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内容之一,当地乡镇也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尝试。他说在技术、种群等条件成熟后,金峰乡党委政府提出了“全乡低收入农户新发展至少一桶蜂,户均增加收入1000元以上”的目标,也正是因为这种“政府引领+企业引导+农户参与”的形式,使得“中华蜂”蜂群快速扩大,并在2015年初成立了省内第一个“中华蜂”保护区,外来品种蜜蜂不得在保护区游荡。

钱报记者了解到,李君竹目前已经成立了千岛湖好清蜜蜜蜂专业合作社,这个合作社对接种蜂、技术,同时也对蜂蜜兜底收购,203名社员注册了“千岛金蜂”商标,他们的种蜂覆盖了淳安半数乡镇,种蜂产业吸引了新加坡、美国、印度等七个国家的专家上门考察交流。

一个曾经的“面虫”,通过近乎痴迷的追蜂,变成了“蜂王”,多了蜂富了人。

城里的面包商人 要做山间的“蜂王”

李君竹最近10年的日子过得让很多人看不懂:从城里到乡下,从面包到野蜂,从做面包到挨家挨户去收蜜,一斤两斤三斤……

“最开始的时候很矛盾,到底是一心一意镇上做生意还是回到村里来。”李君竹今年45岁,2011年时他在杭州淳安千岛湖镇做面包和蛋糕,一年收入颇丰,是村民眼里的能人。在当地乡党委政府人才回归的招引和村民的期盼中,他当选为村书记。

他来到金峰乡安上村上上任不久,一件事开始让他担忧。“我记得小时候村里很多人家都养蜂,后来看到的却都是外地的放蜂人。”他说,外地人用货车装来一箱箱的蜜蜂采蜜,花期过了收蜂就走。

再后来他知道,几乎已经消失的本地蜂种叫“中华蜂”,而外地放蜂的品种则叫“意蜂”。

“不要说本村,周边几个村庄加起来,‘中华蜂’的数量也就几十桶,山里已经是意蜂的天下。”他知道意蜂的产量高,但只针对某一种花采蜜,若遇花就能采蜜的“中华蜂”消失了,对物种及百花授粉都会造成严重影响。

2013年,在前期的技术学习和对野外“中华蜂”的摸排调查后,李君竹转让了镇上的面包蛋糕坊,他决意要扩大“中华蜂”的种群,去山间做一个“蜂王”。

本报首席记者 鲍亚飞
通讯员 王小晶 文/图

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。

一个在城区天天和面粉打交道的男人最后决定上山追蜂,这一追就是5年。杭州淳安有20多个乡镇,他几乎都去过。如果要做一个并不准确的统计——为了追蜂,最近5年他大概跑了30万公里。

他寻找的蜂叫“中华蜂”,是中国独有的蜜蜂品种。在他上山追蜂前,他所在的千岛湖金峰乡几乎已经看不到“中华蜂”的身影,漫山遍野采蜜的都是“意大利蜂”。如今一群一群的野外“中华蜂”被他发现,并被选育和保护。粗粗一算,这些年,他大概找到并保护了700群“中华蜂”,约合700万只。

《她生命最后的希望寄托在7岁女儿身上》后续

一天时间收到近20万善款 丈夫的手机响个不停

看到来自陌生人的鼓励,李月夜红了眼眶

李月夜怎么也没想到,平凡的自己,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报纸上。她是个可怜人,从小被亲生父母遗弃。如今患上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她,将生命的最后希望寄托在7岁女儿的身上。骨髓和高额的费用,都让新昌这户农村家庭苦不堪言(详见本报6月17日3版)。

昨天李月夜看完报道后,又看到钱江晚报官方微信的评论,她红了眼眶。“原来来自陌生人的鼓励,这么感动。”她对丈夫董海勇说。

报道见报后,董海勇的手机响个不停,支付宝进账总额也已经升到六位数。大家捐助的金额不等,从几十到几百到几千。更受鼓舞的是那些备注里的话:“尽点微薄之力,加

油,你们别放弃”、“祝夫人能够战胜病魔,早日康复,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”……

爱心还在汇聚着。幼儿园里,李月夜女儿同学的妈妈正在筹备一场义卖,小朋友拿出玩具,同学妈妈们亲手制作香袋,想通过自己的方式给李月夜一点支持。市民朱先生一早从杭州飞到广东出差,在飞机上看到报纸上的报道,拍下了照片。飞机一落地,就打电话给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员工,尽快去医院看看李月夜,给她送点钱。无论是以公司名义,还是个人名义,他都想尽一点力。“我有一个3岁的孩子。可能身为人父人母,看不得这样的故事,总希望每个孩子的成长都能有父母陪伴。”

截至目前,董海勇总共收到将近20万的捐助了。他说真心感谢每一个捐款的人。“每个人都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。”

究竟女儿是否能够成为捐献者,仍是这对夫妻压在心里的石头。7岁的小姑娘如今已经完成了抽血,接下来就是要等配对结果了。而这段时间,李月夜常常在手机上搜索骨髓移植的操作方法,看看对孩子会不会有影响。每次这个时候董海勇总是抢过她的手机。“我们要相信医院。”话是这么说,但是自从女儿抽完血之后,董海勇其实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他也很担心女儿身体,但又希望配对成功,女儿身体能够承受。 本报记者 杨茜